

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出版

洪武正韻研究

甯忌浮 著
上海辭書出版社



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出版

洪武正韻研究



甯忌浮 著 上海辭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洪武正韻研究/寤忌浮著.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6
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
ISBN 7-5326-1255-4

I. 洪... II. 寤... III. 洪武正韻—研究 IV. H114.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34516 號

責任編輯 楊蓉蓉
封面設計 明 婕

洪武正韻研究

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

(上海陝西北路 457 號 郵政編碼 200040)

上海辭書出版社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1 插頁 5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 100

ISBN 7-5326-1255-4/K·204

定價: 50.00 元

水潤又幾也詩沍可憺下也禮記慎乎天○橘
小東杜預曰沍其也
駭筆切果名書苗草芽又轄賦謂髮虛而枝猶狂○橘
駭包橘柚錫貢苗二韻
○殺律切受也○喬律切方術機術較藝也又道藝
○殺律切受也○喬律切方術機術較藝也又道藝
○殺律切受也○喬律切方術機術較藝也又道藝
○殺律切受也○喬律切方術機術較藝也又道藝

木山前也木加點○出又律切出也
木山前也木加點○出又律切出也
木山前也木加點○出又律切出也
木山前也木加點○出又律切出也
木山前也木加點○出又律切出也

《洪武正韻》七十六韻本入聲二質

行律切方術機術較藝也○出又律切出也
行律切方術機術較藝也○出又律切出也
行律切方術機術較藝也○出又律切出也
行律切方術機術較藝也○出又律切出也
行律切方術機術較藝也○出又律切出也

○萃律切山高貌○萃律切山高貌
○萃律切山高貌○萃律切山高貌
○萃律切山高貌○萃律切山高貌
○萃律切山高貌○萃律切山高貌
○萃律切山高貌○萃律切山高貌

《洪武正韻》八十韻本入聲三術

目 錄

緒論	1
第一節 《洪武正韻》的編纂與重修	1
一、《洪武正韻》纂修始末	1
二、纂修官員年里考	3
三、總裁及主要纂修者	6
四、洪武十二年的重修	8
五、《洪武正韻》失敗原因試析	9
第二節 《洪武正韻》的版本	11
第三節 《洪武正韻》的影響	14
第四節 前人對《洪武正韻》的研究	15
第五節 《洪武正韻》的研究方法	16
上編	25
第一節 《洪武正韻》與《增修互註禮部韻略》的傳承關係	25
第二節 韻部的合併與離析	27
第三節 小韻的合併	32
第四節 小韻的離析	43
第五節 反切用字的改易	48
第六節 切語的混亂	52
第七節 韻字的增刪	56
第八節 寒韻字的分併	59
第九節 編纂疏失舉例	61
一、重出切語	61
二、“同上切”“切同上”“音同上”之類	62
三、重出韻字	63

四、註釋中的不和諧文字——韻藻、七音清濁	64
五、重出已刪併的舊韻舊切	66
六、因襲《增韻》的訛誤	67
七、錯別字	68
附 《洪武正韻釋訓》學習筆記	69
下編	83
第一節 《洪武正韻》八十韻小韻表	83
第二節 濁上歸去	120
第三節 支微齊灰的分併	125
第四節 質術陌的分併	130
第五節 庚與東的分併	134
附 七十六韻本庚韻字在北方方言的韻讀考察	138
第六節 徂與組、崇與蟲、裏與品的分混	141
第七節 “俗音”即“雅音”	143
第八節 關於《洪武正韻》的性質	148
一、吳音的流露	149
二、《洪武正韻》與江淮方言	151
三、兩種讀音系統的假說能否成立	156
四、《洪武正韻》的中原雅音成分	159
五、試談《洪武正韻》的性質	161
附錄	164
宋濂《洪武正韻序》	164
吳沉《洪武正韻序》	165
八十韻本《凡例》	166
主要參考文獻	168
後記	170

結 論

第一節 《洪武正韻》的編纂與重修

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初年就召詞臣及儒士編修了一系列典籍，如《元史》、《大明集禮》、《大明日曆》、《皇明寶訓》、《昭鑑錄》、《大明律》、《諸司職掌》、《洪武正韻》、《大明志書》、《春秋本末》等。其中工作量較大的是《元史》、《大明日曆》和《洪武正韻》。考查《洪武正韻》（以下簡稱《正韻》）的編修過程當以《元史》和《大明日曆》（以下簡稱《日曆》）作參照。

洪武元年八月，徐達攻佔元大都，將故元十三朝實錄及《經世大典》等圖籍運回南京。十二月，太祖即命開啓，召宋濂、王禕總裁其事並徵召山林遺逸同纂修。洪武二年二月丙寅，開局於天寧寺。應徵的儒士十六人，其中有趙壘、陶凱、高啓、徐尊生、傅恕、宋禧。八月《元史》成。然元順帝三十六年無實錄，於是派呂仲善等北上，廣泛搜輯元統以後的史料。洪武三年二月，呂仲善等回南京，太祖再召宋濂、王禕總裁續修。應徵續修的儒士有十四人，其中有趙壘、朱右、朱廉。七月書成，合前後二書共成二百一十卷。

《日曆》是在洪武六年九月四日於西華門內開局的。七年五月完成。總裁官詹同、宋濂，催纂官樂韶鳳，纂修官吳伯宗、朱右、趙壘、朱廉、徐一夔、孫作、徐尊生，讎校謄寫吳伯宗、朱廉、黃昶、陳孟暘。

一、《洪武正韻》纂修始末

《日曆》告竣，太祖即命樂韶鳳和宋濂“廣詢通音韻者”，編修《正韻》

與《元史》《日曆》相比，《正韻》是不幸的。大約洪武七年十二月書成，八年三月詔刊頒行。可是到十二年秋，太祖命重修，冬十一月完成。於是，《正韻》就有了兩種：一是初編本，七十六韻；一是重修本，八十韻。不料，到洪武二十三年，太祖又有“命翰林院重加校正”的話。《正韻》的編纂始末緣由，宋濂和吳沉序文以及《明實錄·太祖實錄》有如下一些記載。先看宋濂於洪武八年三月十八日撰寫的《洪武正韻序》：

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論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傑、脩撰臣李叔允、編脩臣朱右、臣趙壘、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籍臣孫養、臣荅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騰藁，始克成編。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的記載却非常簡略：

是月《洪武正韻》成。初，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至是書成，賜名《洪武正韻》，詔刊行之。

吳沉序作於洪武十二年冬十一月二十日，序曰：

（皇上）萬幾之暇，翻閱觀覽，以其中尚有未諧叶者，乃於洪武十二年秋復敕中書右丞相臣汪廣洋總裁其事，中書舍人臣朱孟辯、臣宋璉、臣桂慎、翰林典籍臣劉仲質，重加校正，補前書之未備而益詳焉。凡聲相諧、韻相協，皆併而合之一。四方之聲而悉歸於華音之正。總一十六卷，計八十韻，共若干萬言。既奏，有旨命臣沉序之。

奇怪的是，《太祖實錄》對洪武十二年重修事毫無反映。到洪武二十三年十月，突然出現如下的記載：

戊寅，詔刊《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其字義

音切未能盡當，命翰林院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音與所編韻書，本宋儒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賜名《韻會定正》，命刊行焉。〔注1〕編纂韻書猶如建造大廈，未達到設計要求，就是失敗。朱元璋的要求是用中原雅音校正舊韻書，即“壹以中原雅音爲定”。宋濂等人未做到，重修者也未做到。什麼是中原雅音？朱元璋未必說得清楚，但什麼不是中原雅音，他心裏能有數。他是安徽鳳陽人，他認爲他的家鄉地屬中原。〔注2〕童年少年他都未走出自己的小村莊。到十七歲才作游方僧離開故鄉，但足跡未出淮西。三年多他到過的地方，除合肥，口音跟他家鄉沒有太大的差異。同他一道起事的，如郭子興、徐達、湯和、李善長、常遇春、沐英、李文忠，以及他的原配夫人馬氏，多是鳳陽府人。朱元璋口耳所習即是中原之音。今鳳陽話學術界歸入中原官話。〔注3〕呂坤有云：“萬曆中，余侍玉墀，見對仗奏讀，天語傳宣，皆中原雅音。”〔注4〕洪武中，當然更是如此。有一個相反的例子。弘文館學士羅復仁，江西吉水人，太祖“屢召與論事，復仁常操土音以對，不爲文飾。上以其質直，多見聽納。”〔注5〕可見，洪武中，廷臣與太祖對話，不應操自己的方言，要“文飾”一番，即改用朱元璋耳熟能詳的中原之音。

二、纂修官員年里考

樂韶鳳，字舜儀，安徽全椒人。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六年拜兵部尚書。六年七月改翰林侍講學士，八月與詹同等上《釋奠先師孔子樂章》，九月與修《日曆》，任催纂官。七年奉敕撰《回鑾樂歌》三十九章，奉詔廣詢通音韻者纂修《正韻》。九年起國子司業，十二年三月升國子祭酒。十三年致仕，以壽終。（錄自《太祖實錄》、《明史》卷一百三十六、《明史考證攷逸》卷五）

宋濂（公元1310—1381年），字景濂，浙江金華人。四十一歲遷居浦江。五十一歲應召到南京，“明太祖遣子標受經學”。洪武二年詔修《元史》，三年續修。六年奉敕纂《日曆》。七年修《正韻》。八年五月作《韻府群玉後題》。九年六月授翰林學士承旨，九月作《新刻廣韻後題》。十年正月致仕還浦江。

十三年十一月徙茂州，臨行將遺稿付友人並書四言以別：“生平無別念，念念在麟溪。生則長相思，死則復來歸。”十四年五月卒於夔州。終年七十二歲。宋濂著述甚豐。最早的刊本是元至正十年的《浦陽人物記》。1999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宋濂全集》。（錄自《宋濂全集》及其所附《宋文憲公年譜》，《太祖實錄》）

王傑，字幼度，開封祥符人。仕元為國子助教。洪武初以故官召至，授翰林修撰兼編修官，命於大本堂授吳王經。洪武六年三月奉詔修《昭鑑錄》，九月升待制。七年與修《正韻》。八年秋七月致仕。後以疾終於家，年七十餘。（錄自《太祖實錄》、宋濂《昭鑑錄序》）

李叔允，年里待考。《太祖實錄》洪武六年三月：“《昭鑑錄》成。先是命禮部尚書陶凱主事，……未成。於是召秦王傅文原吉、翰林院編修王傑、國子博士李叔允、助教朱復、秦府錄事蔣子杰等續修之。至是書成。繕寫為二卷。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為序以進。賜名曰《昭鑒錄》以頒賜諸王。”九月陞翰林院修撰。七年與修《正韻》。《太祖實錄》八年春正月辛巳：“翰林院修撰李叔允以年老乞致仕，從之。”

朱右（公元1314—1376年），字伯賢，浙江臨海人，後徙上虞。洪武三年，宋濂薦修《元史》。六年與修《日曆》。六年十二月除翰林編修。七年與修《正韻》。八年九月陞為晉府長史。九年以疾終，享年六十三歲。有《白雲稿》十二卷。（錄自《太祖實錄》，宋濂《元史目錄後記》、《大明日曆序》、《白雲稿序》）

趙壘，字伯友，江西新喻人。元至正中，舉於鄉，官上猶教諭。洪武二年與修《元史》，三年與續修。“先後纂修三十人，兩局並與者，壘一人而已。閏六月書成，諸儒多授官，惟壘及朱右、朱廉不授，歸”。六年與修《日曆》，六年十二月除翰林編修。七年與修《正韻》。八年九月陞靖江府長史（錄自《太祖實錄》、宋濂《進元史表》、《元史目錄後記》、《大明日曆序》、《明史·文苑傳》）

朱廉，字伯清，浙江義烏人。洪武三年與續修《元史》。六年九月與修《日曆》，任纂修官兼繕校謄寫，十二月除翰林編修。八年九月陞楚府長

史。十一年三月，以耳聾賜致仕。著有《理學纂言》。（錄自《太祖實錄》，宋濂《理學纂言序》，朱彝尊《曝書亭集·朱廉傳》）

瞿莊，字敬孚，江蘇常熟人。以薦擢翰林典簿。洪武七年與修《正韻》，陞禮部員外郎。九年五月陞福建行省參政。（錄自宋濂《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墓誌銘》、《瞿孝子傳》，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瞿參政莊》，《太祖實錄》）

鄒孟達，待考。

荅祿與權，字道夫，蒙古族，居河南永寧。元進士，官河南北道廉訪司僉事。以故官赴京。洪武六年二月授秦府紀善，三月遷監察御史。七年與修《正韻》。八年三月陞翰林院修撰，八月降為典籍，“以不修職也”。九年陞翰林應奉。十一年以年老致仕。（錄自《太祖實錄》、朱彝尊《曝書亭集荅祿與權傳》）

孫黃（公元1334—1389年），字仲衍，廣東順德人。性警敏，書無所不窺，詩文援筆立就，詞采爛然。洪武三年進士。四年選入翰林典籍。七年與修《正韻》。九年外補平原主簿。十五年除蘇州府經歷。二十三年謫戍遼東。是年藍玉被誅，籍其家，有隻字往來皆得罪，黃為玉題一畫，故殺之。臨行口占詩云：“鼙鼓三聲急，西山月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年五十有五。著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西庵集》、《和陶集》。（錄自《列朝詩集小傳·孫典籍黃》、《明史·文苑傳》）

以上一十一人，除李叔允、鄒孟達，籍里都已查出。按現在的省區統計

浙江三人 宋濂、朱右、朱廉

河南二人 王傑、荅祿與權

安徽一人 樂韶鳳

江蘇一人 瞿莊

江西一人 趙璫

廣東一人 孫黃

以現在的方言統計：

吳語四人、贛語一人、中原官話二人、江淮方言一人、粵語一人。

洪武七年，即公元1374年，以上一十一人的年齡推測：

有三位已確知：宋濂六十五、朱右六十、孫養四十一。

趙壘與朱右相近。朱廉稍小些？瞿莊與朱廉相近，瞿父卒於洪武八年九月，享年八十四歲，莊為次子，小於父親二十四、五歲，似不至大錯。〔注6〕
 荅祿與權比宋濂晚一年致仕，他在元朝就當官，或與宋濂相近。王傑仕元為國子助教，洪武八年致仕，比宋濂要大一些。李叔允洪武八年正月即以年老乞致仕，他大概是最年長的。樂韶鳳致仕在洪武十三年，比宋濂或小些。

現將一十一人洪武七年的年齡推測排序如下：

李叔允七十？ 王傑六十九？ 宋濂六十五 荅祿與權六十五？ 樂韶鳳六十三？ 朱右六十 趙壘六十？ 朱廉五十九？ 瞿莊五十九？ 鄒孟達？ 孫養四十一

三、總裁及主要纂修者

《元史》和《日曆》的總裁官，《太祖實錄》以及宋濂的相關文章都有明確說明。《正韻》的總裁是誰，沒有交代。宋濂序文一十一人的排列是以官階為序的。洪武二年正月所定的翰林院官制是：翰林承旨正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待制從五品、修撰正六品、應奉正七品、典籍正七品、編脩正八品、典籍從八品。同為翰林侍講學士，為什麼宋濂次後呢？這或許是太祖的旨意，或許是因為樂韶鳳晉陞侍講學士比宋濂早？〔注7〕至於瞿莊、鄒孟達次朱右三人之後，大概與年齡、資歷有關。荅祿與權官職，宋序所記與《太祖實錄》有出入。《實錄》洪武八年三月：“以廣西按察司僉事荅祿與權為翰林院修撰。”八月：“降翰林修撰荅祿與權為典籍，以不脩職也。”

誰是《正韻》名副其實的總裁？集體編纂韻書最需要體現一個人的意志，就《正韻》而言，舊韻書的選擇、全書體例的設計、韻部數目及其名稱的確定、《凡例》的撰寫等，恐怕都靠總裁定奪。誰堪當此任？應當是宋濂。

《凡例》第一條有非常重要的一項：“殘字等入刪韻”，指的是將《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以下簡稱《增韻》）的寒韻一分為二，舌齒音字如“殘”“單”等字併入刪韻，喉牙音字如“寒”“干”等字與歡韻字合併為一個新

的寒韻。這是典型的吳音！贛語與之相同。宋濂、朱右、朱廉、瞿莊以及趙壘，他們的口耳莫不如此。這種分併，全椒人樂韶鳳是提不出來的，河南人王傑、荅祿與權恐怕意想不到。《凡例》很可能出自宋濂手筆。

將《增韻》二百零六韻改併為七十六韻，是一項重大變革，宋濂對此頗有自信。《正韻》剛完成，他就率朱右等用七十六韻改編《韻府群玉》，又奉敕將《廣韻》也重編成七十六韻。這可就近於荒唐了。

可作校正對象的舊韻書有多種，《正韻》為什麼選用了《增韻》？這與毛氏父子是浙江人不無關係。宋濂一生絕大多數歲月是在浙江度過的，他的老師、朋友、學生也多是浙江人。是對故鄉先賢情有獨鍾吧，他選用《增韻》是很自然的事。樂韶鳳就未必能首先想到三衢毛氏父子。

就學識、學術威望來看，也沒有人能超過宋濂。明太祖稱他為“文章之首臣”，〔注8〕劉基也為他宣揚“當今文章第一”，〔注9〕又有“朝廷禮樂新寰宇，半是先生撰次成”之類的頌歌。〔注10〕他又有主修《元史》和《日曆》的經驗。宋濂是《正韻》的總裁，名副其實。

十一人怎樣分工？《元史》是“分科修纂”，〔注11〕三十人怎樣分科，無考，但能知道不是均分，如宋禧只負責編纂《外夷傳》三卷，不及全書的百分之二。〔注12〕《增韻》共五卷二百零六韻，自然也是分韻修纂，也不均分。宋濂和樂韶鳳大概都沒有承擔具體的編修工作。宋濂主修《日曆》時就與總裁《元史》時不一樣了，“濂年加耄，不能有所獻為，唯發凡舉例而已”，但還能和大家一起研究討論，“濂時與大章辰人而申出，凡興王出治之典，命將行師之蹟，……必商榷而謹書之。”〔注13〕到主修《正韻》時，也只能“發凡舉例而已”了。當時他還奉詔編修《孝慈錄》。除宋、樂，其他九人都是勞動力。李叔允、王傑年事已高，分擔可能很少。荅祿與權年紀也比較大，他本不是翰林院的人，他承擔的也不會多。孫黃是晚輩，鄒孟達來無踪去無影，都不可能是骨幹。重擔都落在朱右、趙壘、朱廉以及瞿莊的肩上。朱右等三人，從修《元史》、《日曆》到《正韻》，一直緊隨宋濂。宋濂很器重瞿莊，他們之間“不翅伯仲”。〔注14〕朱右、趙壘、朱廉、瞿莊四人當是《正韻》的中堅，宋濂的膀臂。《正韻》詔刊，他們四位都高陞了，

朱右、趙璠、朱廉陞爲王府長史，從正八品提至正五品，瞿莊晉陞爲禮部員外郎，從正七品提至從五品。

四、洪武十二年的重修

參與重修者五人，汪廣洋爲總裁。他們的年里如下：

汪廣洋（公元？—1379年），字朝宗，江蘇高郵人。元末舉進士，至正十五年太祖召爲元帥府令史。洪武三年召爲右丞相，封忠勤伯。七年三月召爲左御史大夫。八年應聘審閱《洪武正韻》。十年九月爲左丞相。十二年秋奉詔重修《正韻》，十二月貶海南，自縊於途中。汪廣洋淹通經史，善篆隸，工爲詩歌，有《鳳池吟稿》。（錄自《太祖實錄》、《明史》卷一百二十七）

朱孟辯，《太祖實錄》洪武九年十一月：“辛卯，以翰林編修朱孟辯、工部照磨盧熊、吏部奏差史靖可爲中書舍人。孟辯，松江之華亭人；熊，蘇州之崑山人；靖可，明州鄞縣人。俱以博學能書稱，故有是命。”

宋璣（公元1344—1380年），字仲珩，金華人。宋濂次子。博雅善詩，尤精於書法。洪武九年六月，以楷書召入爲中書舍人。洪武十一年五月奉詔與劉仲質、朱孟辯、桂慎等纂輯《春秋本末》。十二年秋奉詔與重修《正韻》。十三年十一月，因兄之子宋慎坐胡惟庸黨，連坐死。三十七歲。（錄自《太祖實錄》、《明史·宋濂傳》、方孝孺《宋仲珩壙誌銘》）

桂慎，浙江慈溪人。晉府左長史桂彥良（公元1321—1387年）的長子，宋濂的學生。洪武九年召入爲中書舍人。十一年與纂輯《春秋本末》，十二年與重修《正韻》。（錄自宋濂《雙桂軒記》、《桂氏家乘序》、《春秋本末序》）

劉仲質，字文質，江西分宜人。洪武初以宜春訓導薦入京，擢翰林典籍。洪武十一年五月受命纂輯《春秋本末》，十二年與重修《正韻》。十五年拜禮部尚書，同年十一月改爲華蓋殿大學士。後以老致仕。（錄自《太祖實錄》）

以上五人，浙江二人、江蘇二人、江西一人。以今方言區統計，吳語三人、江淮方言一人、贛語一人。

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宋璣三十六歲。桂慎、朱孟辯與宋璣年齡相

近。劉仲質稍長些？江廣洋元末舉進士，不會比宋濂小吧？

總裁江廣洋大概沒有盡職盡責地重修《正韻》。洪武十二年對他而言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年，大難臨頭，無心顧及到《正韻》。身為中書右丞相，却“頗耽酒色，荒于政事”。八月間“病于暑毒，不能朝參”，〔注15〕小病大養，太祖已不悅。九月間又失于職守，與胡惟庸一起遭到切責，他已惶懼。此後胡惟庸事被察覺，他更加不安，終以欺罔罪被貶。

與初編人員相比，重修者有三個特點：一、人員少，二、年紀輕，三、全是吳語和贛語區人。

重修工作是在初編本基礎上進行的，對初編本的明顯疏失做了很好的校正，在語音結構上也有一些較重要的調整。重修只是修改補正，而不是否定，一查《凡例》即可明白。宋濂的八條《凡例》，一條未刪，一條未增。有兩條只在文字上稍有改動。第三條“七十六”改為“八十”、“二十二”改為“二十三”、“一十”改為“一十一”。第一條刪去“微之與脂”、“尾之與旨”、“未之與志”、“迄之與術”，改“迥”為“耿”、“靜”為“拯”。第一條的刪改並不正確，因為那是援引毛居正的話。重修者對初編本的尊重，與他們四人中一個是宋濂的兒子一個是宋濂的學生無大關係。他們對中原雅音和方音的審辨能力學與前人並沒有質的差異，“殘寒分韻”依舊就是明證。當然也應看到重修者在努力遵行“壹以中原雅音為定”的原則，八十韻本確實向中原雅音靠近了一大步，但仍然未能做到“壹以中原雅音為定”。

五、《洪武正韻》失敗原因試析

明太祖期望的是一部代表中原雅音語音系統的國家韻書。七十六韻本未做到，八十韻本也未做到，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元末明初社會長期動蕩，明王朝剛建立，百廢待舉，編韻書不是當務之急。況且，朱王朝建立在吳語和江淮方言之間，翰林院官員以及朝廷的其他文職官員，絕大多數是江左江右的儒士，中原雅音還不是全社會的交際語言。詔修代表中原雅音的國家韻書，為時尚早。從歷史上看，作為官韻，《大宋重修廣韻》是在宋真宗景德年間詔修的，趙宋王朝已有四十多年的歷

史了。清代的《音韻闡微》，康熙五十四年才下詔修纂。

其二、“以中原雅音校正之”，用明太祖這句話作為編纂新的國家韻書的基本方法是不妥當的。校正舊韻書，在舊韻書的基礎上改併重編，不可能編出代表中原雅音語音系統的韻書。必須擺脫舊框架的束縛，另起爐竈，舊韻書只能作參考。前朝的《蒙古字韻》《中原音韻》都是成功的範例，後來的《中原雅音》以及《韻略易通》也可證明這一點。

其三、《正韻》兩局的編纂者，都是以吳人為核心為中堅，他們生於吳學於吳，洪武七年以前誰也沒有在北方長期生活過。他們對中原雅音既缺乏理性的研究又沒有深厚的感性認識，口耳所習却與舊韻書多有相符。請他們用中原雅音校正舊韻書，談何容易。

其四、兩局纂修官員，或淹通經史，如朱右朱廉，或才華橫溢，如孫養宋璉，而宋濂更是一代大儒。他們的音韻之學的功底如何呢？試舉一例。《凡例》第三條：

舊韻元收九千五百九十字。毛晃增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劉淵增四百三十六字。今一依毛晃所載。有關略者，以它韻參補之。

這一條旨在交代《正韻》的韻字來源。前三句，分別摘抄於《韻會·韻例》第二條、毛晃《擬進增修互注禮部韻略表》和《韻會·韻例》第三條。《正韻》的韻字幾乎完全錄自《增韻》，前三句旨在揭示《增韻》的韻字構成。《增韻》韻字由三個部分組成：《禮部韻略》元收的九千五百九十字，毛晃增加的二千六百五十五字，毛居正重增的一千五百一十一字。《正韻凡例》竟把毛居正重增的一千五百一十一字丟掉了。更奇怪的是，硬把劉淵拉了進來。《增韻》與《平水韻》毫無關係。《增韻》刊行於南宋寧宗嘉定十六年，即公元1223年。劉淵的《平水韻》（即《壬子新刊韻略》）刊行於元憲宗壬子年，即公元1252年。毛氏父子怎能引用劉淵呢？《正韻》的修纂者實在是沒有讀懂《韻會·韻例》第三條。“平水韻增四百三十六字”這句話，黃公紹、熊忠的意思是說，他們從《平水韻》選擇出四百三十六個韻字增入他們的《韻會》裏。不是說劉淵往《禮部韻略》增入了四百三十六字，更不是說毛氏父子從《平水韻》裏挑選出四百三十六字增入到自己的《增韻》裏。《凡